

战友



战友

勤耕著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收在本書里的十三篇小說，均取材于抗日戰爭和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鬥爭生活。描寫了游擊隊員的機智勇敢；歌頌了革命戰士之間的階級友愛和軍民關係；反映了革命前輩不怕困難、不畏犧牲的堅強意志和高貴品質。

战 友

勤 耕著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(武漢解放大道332號)

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1號

湖北省新華印刷廠印刷 湖北省新華書店發行

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·3 $\frac{1}{4}$ 印張·63,000字 印數1—8,000

1962年5月第1版 1962年5月第1次印刷

統一書號：10106·484 定價：(7)0.26元

目 录

半碗飯	1
大巧	5
“鍋”	14
雪夜行軍	19
进山	30
草鞋的故事	37
一坛腌菜湯	41
留給新四軍	44
腊梅	47
八哥	60
战友	63
小陈	73
孔小华和奶奶的故事	83

半碗飯

亲愛的小朋友，你知道人这一生，得經歷多少事情！在我們所經歷过的千万桩事件当中，有一些就好象在大海里丢了一块小石头，轉瞬便消逝了，根本沒有留下什么痕迹；可是也有一些事情，虽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但它却深深地銘刻在你的心里，使你久久不忘。

我要講的这件事，发生在一九四三年春天。这一年，是个大荒年。去年整整一年沒有下透雨。种的谷子，长了尺把高，就叫太阳烤焦了。麦子也沒有能种上。

往年这时候，正是万物回生，百花竞妍的时候。今年可就不同了，树叶剛冒尖，就叫人們吃光了，树皮也被剝得干干净净。大树小树，都象剛剛孵出来的小麻雀，光秃秃的，真是难看。孩子們都不上学了，整天价提着籃子，到处找野菜。田野里，一望无际，全是干巴巴的白土，上哪里找个发青的东西呢？有时候，扒开干土，看到一点发綠的东西，也不管吃得吃不得，一下子，便搶光了。

这一天，我整整跑了一天，才挖了半籃子蘆草根。回来的时候，只觉得两眼冒金花，渾身軟得一点勁儿也沒有了。

娘和奶奶正在院子里忙着。娘用苕帚在扫那个装过粮食

的瓦罐，奶奶把一条布袋翻过来，使劲抖着。好半天，才抖下一星半点糠皮和碎米碴子。她们一边做活，一边嘁嘁喳喳的说话。娘说：

“真对不起人，他轻易不来，这回来了，可是……”

奶奶不等娘说完，就接过去说：“老柳不是外人，如今灾荒年，他比咱们知道得清楚！”

“可是咱从良心上过不去呀！”娘长出一口气，说，“人家整天价吃不上饭，还得东跑西蹓的，打鬼子，做工作，可为了谁呀！”

听她们的话音，我知道家里一定是来了干部了。我们村离着县城远，常住八路。不论是区里的，县里的，都在这儿落脚。我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子跟前，扒着窗台往里看，原来是县里的柳叔叔。他是一个多么好的叔叔呀，常常到我们学校里，给我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，教我们唱歌儿。听老师说，他在延安上过“抗大”，可有学问啦。他还是我们县里的政委呢。这会儿，我看他变得又黄又瘦，下巴上长着老长老长的胡子碴儿，显得那么苍老。只有他那一双眼睛，还是那么亮。

他盘腿坐在炕上，正聚精会神地俯在炕桌上，写着什么。屋子里静极了，只听着钢笔划在纸上，刷刷地响。他写一会儿，用左手托着下巴，沉思一会儿，嘴唇微微颤动着念一会儿。

“哧——！”娘招招手把我叫过来，悄声说道：“别打搅他。快去抱点柴禾来做饭吧。”

我抱了一抱柴，娘把我挖来的芦草根，用水洗净，便倒

在鍋里煮起来。奶奶端着剛才搜刮的那一把糠皮碎米，比划了半天，舍不得往鍋里倒。她自言自語地說：“等会单另給老柳煮点糊糊吃吧。”

奶奶一句話沒說完，柳叔叔笑容可掬地走出来。他右手里掂着旱烟管，左手里提着象烟袋荷包那样大的一个小口袋，笑咪咪的說道：“做飯了嗎？”

“可說不得啦，”奶奶叹了一口气，說，“就叫做飯吧，叫我們……这个鬼老天爷！”

奶奶是个頂好的老奶奶。从前，叔叔們来了，不管多么忙，她总是設法做好吃的，这一回連米也沒一顆，叫她怎么不难过呢？

“別难过，老奶奶。这会儿政府正在想办法領導咱們抗灾渡荒哩，过了这一陣就好了。”柳叔叔說着，便拿着烟袋走到鍋台边，做出个要吃烟的样子。可是他沒有抽烟，瞅个空，解开手里的小口袋，刷——，把口袋里的一点小米倒进鍋里。那黄橙橙的小米，一下鍋，便随着滿鍋草根翻滾着。娘一把沒拉住，便抱怨道：“老柳，你这就不对了。来到这里，沒东西給你吃，你那一把米，丢到这么大个鍋里，还有什么呀！”

柳叔叔笑着說：“不要紧，我有办法。”

“你有什么办法，一天一个人四两米，塞牙縫都塞不滿，再說你們还要打仗做工作呀。”

柳叔叔沒再吭声，又回到里屋写他的东西去了。一会儿，飯煮熟了，滿屋里飄散着米飯的香味，該有多少日子，沒聞着这种香味了啊！

吃飯的時候，娘先把草根舀出來，剩在鍋底上的一點米飯，撈了半天才撈了小半碗，兩手捧着送給柳叔叔了。

柳叔叔看看面前的半碗小米飯，看看奶奶又看看我，說：“大嫂子，咱們這塊兒論年老數着老奶奶，論小數着小秋兒，怎么也該不着我吃呀。”說着，他把碗推到我面前，拍拍我的腦袋說：“小秋兒，吃了吧，小孩嘛，是我們的接班人，將來革命就指望着你們啦。餓壞了行嗎？”

我低下頭，用眼角掃着那黃橙橙的小米飯，簡直象一顆顆珍珠，閃閃發亮。一股濃郁的香味鑽到我的鼻孔里，連我的饞蟲兒都引出來了。我咕嘟咽了一口唾沫。我多么想吃呀，可是我不能吃，我想柳叔叔還要工作，說不定今天晚上還要跑幾十里路，和鬼子打仗呢。

柳叔叔看我不吃，回頭想端給奶奶，可是奶奶早躲到炕角里去了。他停了一下說：“好，你們都不吃，咱就來個平均主義吧。”說着，他一個碗里倒了一點。當奶奶端起碗來的時候，她偷偷用袖子擦眼淚。

我真舍不得吃那一點稀飯，我先把草根吃完，然後一個米粒一個米粒往嘴里送，好半天才吃完。那飯真香呀！

現在，這事已經過去十多年了，可是當時的情景，還歷歷如在目前。

大 巧

我十三岁那年，爹死了，家里剩下娘和我两个人。寡妇孤儿过日子，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垧，要吃没吃，要烧没烧，可作难了。

别看我只有十三岁，个子长得倒挺高，已经能挑起两六桶水了。地里活除了耨耪下种一些细活还不行以外，象锄草、耨地什么的，都干得来。

俺娘成天价托人使脸，想给我找个吃饭的地方。她说：“甭管怎么样，得叫孩子逃个活命。”那会，找吃饭的地方，该多么不容易呀！俺家都是穷亲戚，只有姑家有八九十亩地，是个小土鳖财主，找来找去，只有找到她家。

小时候，我顶喜欢走姑家。爹活着的那会，一年到头给姑家做活，所以我每次去了，俺姑总得给我做点好吃的，要么就给我几个大铜子儿，叫我买糖吃。有时还套小轿车送我哩，多么漂亮的小轿车呀，蓝布篷，红驼泥的圈子，两边还镶着两个小玻璃窗子。爹赶着车，拉车的是一匹膘满肉肥的大黑乌头骡子，脖里还挂着一串大响铃，跑起来叮当乱响，三里五庄都听得见。

这几天，俺娘总是那么愁眉苦脸地。临走的那天晚上，她

摟着我，臉貼着臉對我說：“大興，你就要到人家去了，雖說是親姑，可隔了一層是一層的，總不象在自個那親娘跟前。在家里你還是個孩子，願意做多做點，不願做就歇會兒，有時候，耍個小脾氣，娘也不在意。到人家就得服人家的規矩，處處要看眼色行事。娘但有一綫之路，也不願離開你，這不是沒法兒嗎？”

俺家里打不起油，從來就不點燈。屋子里黑曲曲地，看不清娘的臉，不過我可以看到她直拿袖子抹眼淚，我知道她很難受。以前我不大愛聽她的話，有時她說我，我還直別楞腦袋哩。不知怎的，這一回她說的話，却叫我特別愛聽。我躺在她的懷里說：“娘，我不去了，我願意跟你在一塊兒。”“唉！在一塊還不得餓死！”娘哽咽了，兩滴熱淚落到我的臉上。

第二天，娘就送我去了。

俺姑家有四口人。姑父成天價趕集上店的不着家，姑在家里管家，有一個表弟叫長壽，那是俺姑的寶貝疙瘩，真是攔到嘴裡怕化了，頂在頭上怕吓着，十歲了，還穿破襠褲。別看人家只那麼點大，可倒娶了媳婦啦！媳婦十六了，叫大巧，長的歡眉大眼，模樣兒挺俊。在這個家里我只喜歡大巧，她也喜歡我。娶她的時候，我在姑家住了十幾天，總愛跟她在一塊說話兒，她把從娘家帶來的冰糖給我吃，有什麼話也給我說。記得為這事俺姑還凶过我哩。俺姑家沒雇長工，地都租出去了，只留下十來畝近地，自個種着。听人家說，她給長壽娶媳婦不為別的，就是為了給她家里做活兒。

我乍到她家，指望着還象平常走親戚一樣，那麼隨隨便

便的，哪里知道，头一天就碰了一鼻子灰。姑父扳着脸，不說也不笑，就象庙里的泥胎一样，俺姑也是把脸蛋子夸到下巴上，模样儿那么难看。两口子还一对一句地說閑話。姑說：“淨吃飯的，沒做活的，这日子怎么过啊！”姑父也悶声悶气地說：“都看着俺好过！俺这点家业不是从天上掉的，是俺凭心血掙的，犯不着填还外人。”我听着，心里老大不服气，我想：还不知道誰填还誰哩，俺爹活着的时候，成年累月的給你家当牛当馬，就說我吧，也不会白吃你們的。

在家里就听見人家說过，俺姑会过日子，手儿巧，一鍋能做几样儿飯。吃飯的时候一看，果然名不虛傳！在房里的炕桌上，摆着一屋子白胖白胖的发面饅子，和黃橙橙的棒子面窩窩头，长寿老早就猴拉在炕头上，抱着饅子啃哩。在外間屋里，也摆着一張小桌，桌上放着那紅賽猪血硬似鉄块的紅高粱餅子。我象往日一样，一进门就往炕上爬，大巧在后头扯了扯我的衣裳角，冲我使了个眼色。当时，我没有会到她的意思，便爬到炕上，伸手抄起一个大饅子。哪知道这一下却惹了乱子了，姑父干咳了一下，本来象菩薩一样的面孔，霎时鋪上了一层厚厚的烏云。俺姑更是来得爽快，劈手把饅子夺了过去，罵道：“瞧你这小子！越大越沒出息！你姑父还没吃哩。滾下来，上外間屋里吃去！”

我难受极了，泪水在眼眶里轉了两轉，沒流出来，爬起来就跑到后場院里去了。背后还听到姑父說：“噉！人小脾气可不小，有志气就麻利点滾！”姑說：“什么狗屁的志气，天生这挨餓的脑袋！”

我一个人坐在后场院的枣树底下，呜呜地哭，哭得好伤心。你别看俺家里穷，从小长这么大，可没受过这个。我想走，我想就是跟俺娘拉着棍子要饭，也比受这个窝囊气强。可是一想到来的时候，娘嘱咐我的话，想到她那个作难劲儿，我不能走，回去了娘会生气的。

哭了半天，也没人管我，后来还是大巧从后门里溜出来，塞给我一个红高粱饼子。她说：“给，吃了吧！哭什么哩，要象俺一天得哭八场。没有那么多眼泪！”一扭身，她又跑走了，象做贼似的。

从那以后，每逢吃饭总是姑父和长寿吃白面饅子，姑吃棒子的，我和大巧就在外间屋里，啃那红高粱饼子。只有逢年过节的，才一个人赏俺个棒子窝窝吃。俺姑还说：“在俺家里做媳妇，还不是在佛堂里呀，别人谁家的媳妇不吃糠！”顶气人的是，长寿老是拿着白面饅子饷我们，他歪着小脑袋说：“饷！喂！饷狗牙，饷的小狗满地爬。”气的我光想揍他。

我去的第二天，俺姑就给我派了活路：早晨，带着满天星星就得起来，先扫当院子，然后挑水，把水缸挑得满满的，吃了饭就要去做地里活儿，晚上，还管喂骡子。一个十几岁的孩子，便挑起了这么重的担子，可把我累坏了。累的我一吃晚饭，就躺在炕上睡着了，睡的象死人一样。有时睡熟了，忘记喂骡子，骡子在槽上卜通卜通地闹，直到把我闹醒了，给它添了草，它才喷个响鼻，又咯噔咯噔地嚼起干草来。有一天夜里，骡子没闹，我一觉睡到大天亮，起来一看，骡子正吃哩。我心里挺纳闷，这可是谁给它添的草呢，反正俺姑

父是不管的。晚上，我假装睡着，偷偷地看，原来是大巧来添的，我心里偷偷感激她。

在家里的时候，有很多孩子和我玩。一到傍黑，就在一块打綫蛋子呀，捉迷藏呀，……在这里却象个离了群的大雁，一个人孤零零的。只有大巧有时还和我說笑一下，但也是偷偷摸摸地，要叫俺姑看見了，两个人都得挨罵。因为我一来，俺姑就立下規矩了。比方說我虽然年紀小些，可总是个大伯子哥，見了大巧就不能那么沒大沒小的呼小名儿，得叫“寿家”；有事到上房里去，得学着姑父的样子，先咳嗽一声；平时不論有事沒事，不許进兄弟媳妇的房。大巧也是这样，見了我不兴抬头亮胸地說話，不兴正眼看人，也不許叫我的小名，得随着长寿叫“大哥”。

說来也好笑，她一方面立了这么多規矩，可是她又总叫大巧和我一块干活儿，到那会，她好象把那一套規矩全忘了。一吃了早飯就說：“寿家，去和你大哥一块鋤地去吧！”“寿家，去和你大哥拾棉花吧！”一到了地里，我和大巧就象一对出了籠的小鳥儿，什么規矩也沒有了，两个人叫着小名儿，有說有笑的。

大巧不光长的俊，她也很聰明。她会說很多很多的故事，还会唱小曲儿。什么“四本上工”呀，“小放牛”呀，她都会唱。我們俩干着活，說着唱着，就不覺累了。

她有时跟我說，俺姑待她怎么狠。真的，那时候做媳妇多难呀！头三年，婆家連衣裳都不管穿，穿个鞋脚袜子，都得从娘家拿来。忙的时候，不許你走娘家，等秋收一完，庄

稼人一年到头吃糠咽菜，該吃新粮食了，婆婆就說：“秋也过了，該到娘家閑散閑散了，給你一个月假日，住娘家去吧。”大巧一提到这，就气憤地說：“說的好听，还不是怕吃了她家的粮食！”

說到长寿，她的气就来了。她說：“不知哪輩子造的孽，十来岁了，淨尿炕，一床褥子尿的大圈套小圈的。就那样人家他娘还夸的一朵花呢：‘俺寿呀，坐有个坐相，立有个立相，长大了准做官！’”

我插嘴說：“做官！做門插关！一口吃个沙壶，不嫌牙疼！”

大巧又說：“去年秋里，你沒来。那会，人們都忙着割谷子。他娘說：‘寿呀，你去給騾子砍把青草吧！’‘我不去！’‘好小子，去吧，赶回来娘給你蒸咸鷄蛋吃。’哄爷爷劝奶奶的去了，一会儿就提着篮子回来了。你看他娘那个夸呀：‘哟！俺小子成了大人了，一剎儿就砍了这么一大篮子。’說着就去按那篮子里的草，可倒好，卜通一声，晃了个嘴啃地。鬧了半天就砍了一把草，撑在个篮子面上，底下全是空的。”說到这里，俺俩不由得就笑一陣子。

大巧待我可好哩，平常总是給我洗衣裳。她白天干一天活，晚上打发长寿睡了觉，还掌灯熬油的給我做袜子。她給我做的那双袜子，袜底儿抻得象魚籽，脚心里还抻上个盘腸花儿。有时逢到她做干粮，就偷偷地留出一个饅子来，帶到地里給我吃。

在俺姑家的后場院里，有一行枣树，有“紫枣”、“小枣”还有“菱子枣”，各式各样的枣儿。我最喜欢吃菱子枣，那枣

长的个儿大，头上一个尖儿，样子长得象桃，所以也叫桃枣，又甜又脆，可好吃哩。到了七八月間，你看吧，在那濃綠的叶子中間，挂着一串一串的枣子，有紅了一点的，也有紅了半个的，好看极了。早晨，我挑完了水，便爬到树上，冒着冰凉的露水，摘一包脆枣儿，帶到地里去，和大巧一边做活，一边吃。

就那样，我和大巧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了。以前，我还常常想家，慢慢地，也不想家了。有时，俺娘捎信叫我回家看看，我还不想回去呢。我舍不得离开大巧！

心里高兴，日子就过的快。不觉不由地过了一年，眼看到了第二年夏天了。那一年雨水勤，庄稼长的好，高粱都长半人高了，割了麦子以后耩的棒子綠豆，也鋤过了头遍。晚上，你只要从地头上走过，就会听到“卡巴，卡巴”高粱拔节的声音。人們都忙着鋤二遍，要不然，地就会荒了。

有一天，长寿忽然要跟我們一块去鋤地。俺姑喜得什么似的，逢人便夸，見人就講：“俺寿真成大人了，要鋤地去哩！”头一天夜里就叫我給他磨小鋤，还囑咐大巧說：“寿家，明天早晨做飯想着淘壺水，煮上四个鷄蛋，下地时候帶着。可別把俺寿渴着了，可別把俺小子餓着了，餓上痼病可是一輩子的事啊！”大巧口里答应着，嘴巴却撇得象个瓢。

长寿跟我們下地了。他哪里是来鋤地呀！剛鋤两下，便嚷渴了，跑到地头上喝了一回水，跟着就滿地里跑着捉螞蚱，剛鋤过的地，被他一踩，都成小道儿了。一会，又跑到地头上吃煮鷄蛋，吃完鷄蛋，又脫了褲子，上水坑里摸蛤蟆，后

来，便索性躺在地头上睡着了。

我看着气不过，便对大巧说：“瞧你这做官的好女婿，多有出息！”

大巧白瞪了我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别叫人恶心了，真缺了八辈德啦。”

“咱治治他好不？”我说。

“怎么治呢？”

“有法治。”

我在地边上拔了几棵蒺藜，撒到长寿的周围，便和大巧蹲在高粱地里喊道：“长寿！回家吃饭了！”长寿正睡得迷迷糊糊地，坐起来一看，见地里没人，便慌了。他爬起来就跑，没想到一抬脚正踩到蒺藜上。他有这么个脾气，平常一不如意，便躺在地上打滚。这回扎了脚，顺式往地上一歪，打起滚来。这一来浑身都扎烂了。

先前我和大巧只想痛痛快快地出口气，这会一看，乱子闹的不小！两个人就慌了，脸对脸的干着急，没办法。大巧的脸都吓白了，我知道她该有多么害怕！这简直比割了俺姑的心尖肉还厉害，平时有谁家的孩子和她长寿吵了架，她总得跳着脚的骂八趟街，直到骂得人家全家大小给她磕头赔不是，才肯罢休。这回她可轻饶不了我们，回去了不死也得剥层皮。

俺们想了半天，越想越害怕，我说：“大巧，咱跑了吧！”大巧说：“跑到哪儿去呢？你们是亲戚，跑回家待些时，就完了。我是他家的人，跑不了。”我说：“那么咱就情愿往老虎嘴

里送呀？”大巧想了一会說道：“你跑吧，回去由我承当，反正她不敢往狠里折腾我，折腾狠了俺娘家人不依她。”

我不愿意抛下她独个儿跑，便說：“大巧，我也不跑啦，要死咱就一块儿死！”大巧着急地說：“快別說傻話，快着跑吧，一会就跑不了啦。”她两只手扳着我的脑袋，直瞪瞪地看着我，小嘴綑得紧紧地，眼泪都流出来了。

我抓住她的手，望着她那一张亲切的脸，她多么好啊！我不由自主地靠到她的怀里，輕輕地叫了一声“姐姐！”

她低下了头，臉紅得象一块大紅布。